

# 记忆八十年代的“六一”节活动

王如晓

八十年代的六一儿童节,对于许多孩子来说,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期待的节日。这一天,学校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,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耍和享受。

那时,我在茂名市二小任教。每逢“六一”,学校会布置得像童话世界一样,有彩旗飘扬、气球飞舞,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欢乐的氛围。孩子们会表演各种节目,如化妆演出,他们会把自己打扮成剑客、孙悟空、蝙蝠侠等,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除了表演,还有各种游戏项目,如“划龙舟”、“袋鼠跳”、“吹气球”、“夹弹珠”等,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,享受节日的快乐。父母也会被邀请参加学校的庆祝活动,与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。

八十年代的六一儿童节,活动主题相对简单,主要是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、班集体活动。这些活动旨在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、沟通能力和社交技巧。

在那个年代的“六一”节,我印象最深的游戏就是丢沙包。“丢沙包”曾经风靡南北,是一个经典的群体性游戏,最受男孩子欢迎,也有不怕痛的女孩子参与,但大多数只有做观众的份。打起来绝对让人激动,偶尔被沙包扔中,随便拍拍土也就能继续。后面大家的沙包多了,各自为阵的乱战打起来更是过瘾。简单的沙包非常好制

作,用碎布及针线缝成,用细沙塞满的沙包只要自己愿意,甚至对于小学生来说都一个相当简单的手工艺。这样一来,大家拿出来的沙包总是色彩纷呈、各式各样,不但色彩没有统一的标准,个头方面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有的沙包大战中个人表现出来的战斗力,自然就具备了相当的差异。你技术再好,手眼再协调、敏捷反应再快,都比不上道具的诡异带来的挑战。那时哪个同学如果家里新做了沙包,那肯定是要被大家一起研究一番的。

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“跳格子”的游戏等着女同学玩。跳格子比丢沙包更简单,更方便。画上格子,然后按照约定的方法去跳跃。救人、跳跃、前进,到达终点,这个游戏简单到不行。现在的孩子们应该不会明白在那些跳跃之间,充斥着挑战的乐趣吧。如果把跳格子和丢沙包加在一起玩,那更是乐趣无穷。

对于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,虽然没有现代的电子玩具和游戏,但他们的童年同样充满了快乐。他们的玩具多是自制的,如陀螺、木头手枪、竹筒枪等,这些简单的玩具是男生的至爱,伴随着他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。这些自制的玩具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,也培养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孩子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这

些玩具赋予生命,进行角色扮演和故事创作。

当年儿童玩乐地方少,“六一”儿童节来临,家长带小朋友去玩乐的地方即刻火爆。回想起自己从教40年来,带领学生参加“六一”各项活动,参加各类比赛,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数少年宫和影剧院。

记得在80年代我在市二小任教,当时全国读书风气甚浓,学习周总理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口号深入人心,成为青少年的座右铭。少年宫顺应潮流,主动作为,每年庆祝“六一”节,便组织全市性的“读书读报”现场分享活动,组织小学生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的演讲比赛活动。

得益于当时没有电子游戏机、电视机、没有微信等,学生、老师及家长业余时间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学习。所以当时市教育局及少年宫组织这些读书比赛活动时,学生报名十分踊跃。家长、老师积极参与,共同阅读文章,并积极撰写读后感,心得体会。因为比赛的内容多出自书本及各种报刊杂志,所以,《茂名日报》《中国少年报》《岭南少年报》《少先队员》《故事会》等报刊杂志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的“宝贝”,曾经“洛阳纸贵”的各种少儿报刊杂志常常脱销。学生互相借书借报阅读,在校内蔚然成风。身为师者,真是开心,自己也常常利用茶余

饭后,节假日上门家访,指导学生读书,写文章,写读书笔记。记得当年市二小“红领巾读书读报”小组最为活跃,学生不但书读得多,读得广,还读得牢,而且还能做到读与写结合,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运用。所以每年“六一”少年宫组织的演讲比赛,读书读报知识竞赛等,市二小派出的参赛小朋友,都能临场不乱,信心十足,发挥正常。以大方得体的仪态,声情并茂的演讲,抑扬顿挫的语调,积极向上的风采而赢得评委们的肯定和赞扬,常常是团体总分和个人成绩双双第一,独占鳌头。正因如此,市二小当时(1983-1985年)被评为“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先进集体”。

最难忘1989年“六一”儿童节庆祝活动,市二小在市影剧院举办专场文艺汇演,轰动全市。当晚影剧院热闹非凡,剧场观众席位爆满,不少家长及市民只能站在周围观看。当时来参加演出的节目都是经过排练后精选出来的,小演员们大多数穿校服或普通的衣裙演出,极少有漂亮的演出服,虽然只是化淡妆,但孩子们个个活泼可爱,精神百倍。舞台音响、报幕、主持等都非常简朴、自然,演出的节目内容健康向上,是少儿及家长喜闻乐见的唱歌、跳舞、小品、课堂剧、民乐及西洋乐演奏等。小演员们用童声演唱的《小螺号》《外婆的澎湖

湾》《小白船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歌曲,歌声充满童真童趣,在剧场上空久久回荡,场上不时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一段段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洗衣歌》《小背篓》等儿童舞,娴熟优美,天真无暇,令观众如痴如醉。当晚,最为震撼的节目是由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左士茹先生指导的课堂剧“飞夺泸定桥”,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不亚于专业团体,令观众大开眼界,掌声不断。后来这个节目被选去参加省汇演,并获得省一等奖。

当晚十点多演出已结束,但观众们却不忍离去,非等到家长把演员全部接走才肯离去,场面十分感人。在当时,群众娱乐生活相对贫乏的日子里,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确实为市民提供了“文化大餐”。据统计,我市不少获省、国家级奖的少儿节目,都是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的,当年的小演员,如今有不少人成为了单位的文化中坚,成为省、市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,有的小演员后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等。

总的来说,八十年代的“六一”儿童节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丰富,但孩子们的快乐和社会、家长的关爱是一样的。这些美好的回忆,成为了孩子们童年时光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## 茂名印记



## 割胶知青

化州县红峰农场原是一个以种橡胶为主的国营建设农场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,一度改为生产建设兵团,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知青汇聚这里,接受兵团老战士的再教育,不少知青在这里成了割胶能手。他们凌晨三点起床,清晨七、八时才收完胶乳。每人每天要割300至400株胶树的胶,收胶4至5个小时,来回往返走十五公里的路,常常是汗流浹背。但他们没有怨言,更没有向困难低头,而是用毛主席语录豪迈地说: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(那个时代遇到问题,总喜欢从毛主席语录中寻找答案,甚至人与人之间,群体与群体之间,发生矛盾或争执,也喜欢拿毛主席语录来互怼,称“打语录仗”。)他们还编写了《割胶歌》,用来表达自己乐观向上的情怀:晨光像一缕缕金沙洒进校园,胶水像乳汁一般洁白流进心田。曙光、胶乳、笑脸相辉映,汗水歌声迎来新一天……图为老连队的三名女知青正在回收胶乳的镜头。

光阴荏苒,这一幕幕往事,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,但至今仍历历在目,如在昨天。现在他们有时聚会,还常常提起当年,并借用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主人翁柯察金的那句名言相互告慰: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,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,他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我们可以无愧地说,我们把自己美好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红峰农场,献给了祖国壮丽的建设事业!

(文/陈冲 图/红峰农场)

## 柴火的变迁

陈冲

退休后,每天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天气好,如无特殊,下午四点多一点,便和老伴外出散步。散步经过一个小山坳,看见许多枯干折断的树枝,甚至整条枯干的树木倒在地上竟无人问津,任其腐烂,实在可惜!禁不住勾起童年与柴火相关的那些往事。

那时,我正读小学二年级,父亲常年不在家,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在乡下。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收工回家还得挑水、喂猪(家里养了一头母猪,带着九只小猪仔)、洗衣刷碗,晚上还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斩猪汤、煮猪食,忙碌至深夜。身为长兄的我,中午放学回家,帮忙烧火做饭,减轻母亲的负担,义不容辞。

那时,我们这里烧火做饭,烧的是稻草。面对灶口,寸步不离,要一小把一小把往灶里送,时不时还要把稻草灰掏出来,搁到灶口一旁。家乡有句俗语,“做七爷(啥的意思),烧火望灶佛”,说的也许正是这一过程。还要耐住性子,不能心急,稻草塞多了,塞多了,灶膛实了,火会闷死,直冒烟,熏得你睁不开眼,涕泪交流。

七八岁正是贪玩年龄,自然不愿烧稻草。但不烧,母亲从地里劳作归来吃啥喝啥?还有自己和几个弟妹妹呢。想到这,不敢不烧,不能不烧。但烧稻草实在麻烦,于是便有了捡拾木柴烧的想法。准备烧火时,便到家附近的篱笆旁拾些破竹片、木头疙瘩等。拾到一点,立马拿回去塞进灶膛里,燃起来了,又急急出门找寻,东寻西觅,找到一点,再急急拿回去塞进灶膛里。如此三番四复,往返不停,尽管汗流浹背,却乐融融,觉得比烧稻草轻松得多、舒服得多。

那个时候,眼中的幸福,心中的祈盼,就是拾到一截木柴,一块木头疙瘩!如果能拾得一抱小柴枝,烧饭时塞进灶膛里,不用翘着屁股吹火,不用守着灶口塞稻草,不用拿着烧火棒不停地拨弄灶膛里的稻草,能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弹几下玻璃球、玩几下“跳飞机”,或者看几页小人书,那就是莫大的快乐了。这样的烧火,乡人美其名曰“烧神仙柴”!

记得有年夏天,一场暴雨过后,村旁的小溪漂下一截木头,多好的柴火!兴奋得我喊了起来、跳了起来。连忙跳下湍急的溪中将木头抱起,正喜滋滋扛在肩上往回家的方向走。不料迎面走来一名大汉,硬说这截木头是他的,抢走了。那种感觉是“秀才遇着兵”,或者说,是猴子遇着老虎,眼睁睁看着自己冒着危险捞起的木头被人强行拿走,却又争不过,打不赢。那种滋味,实在难以言说!

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,这简直是笑话,简直是天方夜谭!但当年,确是如此!那时,早晚二造,生产队收割水稻,将稻秆铡成两截。连着稻穗的上半截,称“禾尾”,挑回生产队的打谷场脱粒晒干,再将脱粒后的稻草按粮食方案分给社员作柴火;下面的半截,称为禾稿头,铡满一担“禾尾”,定为一堆。铡完一块田的禾稿头,论堆分配。收工后,社员们把分得的禾稿头挑到附近的山岭晒,晒干后再挑回自家的家门堆成金字塔状,谓之“蒙堆”,为家庭一年的备用柴火。

这挑禾稿头回家并非易事。中午时分,赤日炎炎,气温常在摄氏32、33度以上,别说干活,就是站在太阳底下,也让人如痴在蒸笼里,汗流浹背。但唯有生产队收工休息时,社员们才有空干私活。当把晒干的禾稿头收拢、塞进柴担时,禾稿头便会发出一阵刺鼻的尘烟,直往鼻孔里钻,呛得人直咳嗽。稻草屑、尘埃和着汗水流淌在身上,痛痒难忍。禾稿头不是很沉,但遇上风大,我年纪小力气单,便不由自主跟着装满禾稿头的担子转,常常是连人带担子摔倒在地。怕别人见了笑话,急忙爬起来,挑起担子匆匆往前赶,直至挑回家门前放下担子了,才敢松口气,擦把汗,然后再挑第二担、第三担……

尽管这样,柴火还是不够用,于是便衍生出当年的耙柴叶、拾柴火等杂活。

当年,我的姨姨阿带到我家做客,母亲常交给她一个任务:到离家十多里外的胶山(种满橡胶树的)山勾柴,即把橡胶树上干枯了的树枝勾下来。望着头上的树冠,挨株寻找,凭着眼尖,发现一根,勾一根,攒够一担了,便挑回家作柴火。往往,天刚朦朦亮,姨姨阿便和村里一群小孩子出发,直至下午二点多钟了,才挑着一担干柴枝回来。汗水打湿了她们的衣衫,连发根也淌着汗水,想必是又渴又饿了,但她们还是笑逐颜开,像打了胜仗归来的英雄,家人们无不投来怜惜和赞许的目光。这一幕,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。

现在,事过境迁,烧稻草做饭炒菜,已退出历史舞台了。烧木柴还是有,但只是极个别。现在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炒菜做饭多使用燃气或电,只要轻轻一拧开关,湛蓝的火苗就上来了,快捷了当,无烟无臭,干净卫生,有些家庭,甚至开起了音乐听着。

## 缅怀父亲

廖雁

山重重,水茫茫,思念故人最难忘。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,望着窗外丝丝缕缕的春雨从空中飘落下来,我想起了父亲。送父亲最后一程那天苦雨凄风,我们姐弟跌跌撞撞,满身泥泞,把父亲的骨灰送到山上,泪水夹着雨水在我们脸上潸然流淌。

我父亲一九三三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。一九三六年,爷爷奶奶把年仅三岁的儿子即我的父亲托付给一个伯爷照顾,就背井离乡到南洋去谋生了。父亲三岁就成了留守儿童,过着没有父爱母爱近似于孤儿的生活。直到九十年代初,父亲有个侄女在马来西亚机场工作,联系上父亲,让父亲过去团聚一次,而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还好,伯爷视父亲如己出,关怀备至。刚好,伯爷在本村小学教书,让我父亲从小就受到书香熏陶。父亲天资聪颖,是块读书的料子,爷爷奶奶知道后也许是心里有愧,省吃俭用挤点钱寄回来接济我父亲读书。父亲勤奋好学,刻苦攻读,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考上了天津某地质大学,成为远近闻名的骄骄学子。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国营湛江盐场工作。在工作中,父亲刻苦耐劳,任劳任怨,急单位之所急,想群众之所想,很快就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

评。不久,父亲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提拔为中层干部。而在六十年代初期,国家要求精简机构,号召党员干部为减轻国家负担,要主动回乡务农。父亲第一个报名,毅然决然放弃铁饭碗,回到那生他养他的穷乡僻壤山沟沟中,做个扎扎实实的庄稼人。那时,一大批和我父亲一样怀着家国情怀的国家干部,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!后在七十年代末,政府落实政策让原来这批干部复职,但我父亲却说当时是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回乡务农的,哪还得讲复什么职?

父亲一生清苦,却乐善好施。七十年代,农村普遍贫穷落后,大部分人家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,常有乞丐到农村乞讨番薯、玉米之类食物充饥。一天,一个乞丐来到我家讨饭,我父亲慷慨地装了一升米(我家的米升相当于现在的1.4市斤)给那乞丐。我瞪大了眼睛,问父亲为什么给那么多,要知道一升米是我们全家一顿的口粮。那时候大家都比较缺粮食,一般人要么不给,要么就用手抓一小把米把乞丐打发走就算了,哪像我父亲那么大方,一出手就是一升米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:“孩子,人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们能帮一把是一把,一升米

而已,我们每顿省一点点就有了。再说了,帮人等于帮自己,与人方便与己方便,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。”我听后似懂非懂的,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很有哲理。父母的心地都很善良,只要家里有吃的,无论是邻居还是亲戚,又或者是外来收破烂的来到我家,都会招待他们吃饱,那时候能吃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

俗话说得好,远亲不如近邻。我父亲和邻居相处得非常融洽,因为我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在马来西亚,所以父亲特别注重与邻居友好相处。邻居有两户人家要建房,可房前屋后都有我父亲家的自留地。他们找我父亲商量把自留地转让给他们,我父亲毫不犹豫,不提任何条件就答应了。事后邻居家送一些钱过来,我父亲说成人之美的好事不能收钱。几十年来,只要我父亲家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,邻居们都会一马当先。还有,有啥好吃的他们都会往父亲家捎一些。

父亲一生与人为善,也许是善有善报,好人一生平安吧,没生过什么大病。虽说父亲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,可恍惚间总觉得父亲还在,未曾离开我们。有时到商场,我见到父亲喜欢吃东西,心中闪过念头就是想买点给父亲吃,但定神一想父亲已经不在,就由不得苦笑。纵使万般不舍,但理智告诉我,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。

我常常想起慈祥的父亲,也很希望梦见父亲。然无限的哀思,也唤不回父亲哪怕是幻觉般的回眸。亲爱的父亲,你在天堂可好?

科成绩仅为合格而已。后我考上中师读理科,两年后毕业分配到某初中任教。可报到时,校长竟安排我教语文,这怎一个“怕”字了得?故赶紧乞求校长安排我教数学、物理和音乐,宁可担任多门课程也不愿不懂装懂去教语文,那不仅会误人子弟,还会令人笑话。

后在2018年,我被组织抽调到旺坡村担任市重点项目维稳工作组组长。住在农村深入群众多了,看到和听到民间一些有趣的事情,就想用文字书写出来同大家分享,尤其是有个“傻嫂”不畏艰难险阻勤劳脱贫的故事感动了我,于是我就着手写《傻嫂脱贫》来传播正能量。我刚写出个雏形就发给给到主席,意欲请她作指导。可不久,发现此文在《信宜文艺》中刊出了。虽说错别字难免,但在迈向文学的路上,我又前进了一小步。后来我将该故事继续书写完善,投向《信宜新闻》邮箱。不几天,也在《信宜新闻》报纸中版面刊登出来了。再后在2020年初,我看到“学习强国”媒体中有个“走向小康生活”的征文活动,于是将此文进行浓缩再次投稿。而令我意想不到的,在两三万篇稿件中,我的拙作竟能脱颖而出,荣获一等奖,总排第二,社会反响不错。

我的产量是低得可怜的,但临老还有缘跟文友学学写作,那文学灵感也一点不被激发出来。这几年,我通过不断学习,笔耕不辍,有地市刊物发表的,也有省级刊物发表的。现在退休了,既然有幸与文学结缘,那我就坚持读写,像老年大学校歌《桑榆花开》中唱的那样:莫怕东隅不可追,我说夕阳无限好……

## 我与文学那点缘

王崇宁

我与文学结缘,确切地说是与《信宜文艺》结缘,缘起于市作家协会主席向梅芳亲自登门拉的“红线”,现在回想起来,内心还是满满的感动。

那是2017年的一天上午,向主席来到我办公室敲门,“请问哪位是王崇宁同志?”我抬头,看见竟是市作协主席向梅芳光临,着实兴奋得有点失礼,赶快应答我就是。一时激动吧,竟连请饮茶的待客程序我都忘记了。还好,向主席不拘小节并鼓励我说:“这一期的《信宜文艺》刊出你撰写的诗《李乡情》,写得不错,希望以后多投稿。”

时间很短,应该只是两三分吧,向主席说有事要走了。我望着她离去的身影,一直杵在门口,眼睛湿乎乎的,正如那首歌唱的“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,忘了挥手,忘了说再见……”

其时我已近55岁,老时才挤出那么几句所谓的诗,真够失礼的。不是我有什么水平,而是向主席亲自登门鼓励我要有老骥伏枥精神,让激情再燃烧。别写文章,以前我读书时最怕的就是语文,那时的学制从小学到高中才九年,而且还是半工半读的。所读的课本极为简单,小学主要是学写日记和书信,到初中才学写简单的记叙文,且都是本村